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。 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113 期 | 2016 年 6 月 19 日 星期日 主编:龚建星 责编:王瑜明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wyming@xmwb.com.cn

夏萍:不能忘却的滑稽戏名家

文/李定国

阅尽人间春色，又饱经世事沧桑的滑稽大家夏萍，是当年饮誉滑稽舞台响当当的“红角儿”。即将迎来百岁诞辰的夏萍，也是迄今为止，滑稽界的最长寿者。

为制作几档有关夏萍老人艺术人生的电视节目，一个春风拂煦的下午，我们一行驱车前往她的寓所，做先期的采访和案头工作。

【 颐养天年 】

午睡刚起的夏萍老人，精神矍铄、神采奕奕，根本想象不出这是一位世纪老人。夏萍老人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幸福美满家庭，小儿子和女婿都是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篮球名将，儿媳也是位精明强干的女实业家。家人都对老人关爱备至。几年前，她从居住了几十年的绍兴路旧居，被小儿接到了专门为其设计的“养老房”、这里百平方米大，一应俱全，并配有专职的保姆和厨师等，老人享受着“大熊猫”级别待遇。

已颐养天年的夏萍，生活很有规律。每天早起早睡，三餐饮食，胃口很好。以蔬菜米饭为主，从不挑食。夏萍喜欢啃鸭膀、鸡翅、鸡爪之类的带有骨头的禽肉。这得益于夏老有满口坚挺的真牙，这种现象在百岁老人身上，实属罕见。如今，夏老的思维虽大不如前了，但身体还硬朗，腿脚灵活，行走自如。

眼下，夏老虽寓居在远离旧居的虹口、杨浦一隅，但仍有同事、学生、好友及过去的邻居们，隔三岔五地来探望、陪伴她，其中好多人是穿越了大半个上海市区的。而每每，夏萍见到上海滑稽剧团的领导凌梅芳、钱程及情同母子的童双春等，就像见到了娘家人一样的激动。这也是老人最美好的时光。如今最当红的笑星周立波，尽管演出、应酬繁忙，穿梭于京杭，但他回沪，经常抽空来看望夏萍这位改变他人生的恩师；而且每个月还按时寄来零花钱，以表感恩。而夏萍把这些钱全部存起来，准备日后赠给有志于滑稽事业、生活上有困难的年轻人。

老老琐言 滑而不稽是为贼

文/ 剑箫

日前，滑稽名家严顺开度七十九岁生日的消息在微信群中传开。人们颇多议论，以为社会舆论对与一个老前辈的关注度，大大不及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屁孩，不像话。

这种“不平”是不是有道理，我们暂且放一放，因为社会是多元选择，谁也不能强迫谁应该做或不做什么。问题是，我们滑稽界出面给予一个老前辈应有的尊重，或者通俗一点说，风风光光地为他庆一下生，难吗？业内人对自家的事都不起劲，怎么还能让圈外人起劲呢？

京剧界相对来说做得还算好，各种纪念性、汇报性、展示性的演出持续不断，这样，无形中就把京剧文化和业内者宿、名家、流派、新人的传承、推广工作渗透进去了。

也许，你可以说，因为滑稽戏的影响力没有京剧那么大，所以可以“随遇而安”一些。这无疑是非常短视的。滑稽界人士有没有意识到，割断了与老一辈艺人和保留剧目的联系，留不住老粉丝，同样也吸引不了新观众，出路就很困难了。

“滑而不稽是为贼”（贼，即票房毒药）。是时候给滑稽戏敲一下木鱼，增加一点养料，提振它的精气神了。

【 训练学员 】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因“文革”十年，剧团中断了培养和引进青年演员的工作，从而出现了演员年龄层次断档，青黄不接。为了滑稽事业的百年大计，上海曲艺剧团（上海滑稽剧团前身）自办学馆。剧团决定由已退休的滑稽艺术家夏萍，重新出山，主持学馆。

《新民晚报》一则并不显眼的招生广告竟引来几千名应届初中毕业生踊跃报考。报名截止前夕，夏萍的弟弟带来了三位不速之客，其中有个孩子就是周立波。周立波从小调皮捣蛋，学习成绩很差。家人想给他另寻条谋生之路。可是，报考学馆时，又因年龄偏小被拒之门外。此次来夏萍家，想通过熟人求情，网开一面，给他一次考试的机会。

得知来意，夏萍通过与周立波的正面交流和侧面的观察后，觉得这孩子口齿伶俐、反应敏捷，有很强的表演欲望，身上还充满着一种喜剧因子，是滑稽舞台不可多得的好苗子。因夏萍的力荐和坚持，剧团领导破例让周立波参加考试。此举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坐标。不负厚望的周立波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，与钱程、秦雷、胡晴云等 14 位幸运者胜出。事后，周立波的父母带着麦乳精、奶油蛋糕等礼物来夏萍家致谢。这天，正巧夏萍不在家，她的家人因盛情难却，收下了礼物。夏萍回家发现此事，非常生气，派女儿把礼物完璧归赵。

夏萍在学馆任内，对学员实行严格的军队式管理，学习、生活都在团里。当时不仅有本团的大师、名家上专业课，还请来其他滑稽剧团的各路前辈艺术家。为了让学员有更好的艺术修养和技能，夏萍还请来歌剧院、合唱团和芭蕾舞团的老师上声乐、形体等课。当年学员，年龄都要在十五六岁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为了让他们营养更好，夏萍想方设法在伙食上翻花样、动脑筋。经费不够，夏萍还自己贴钱。只要周立波一生病，就会钻到夏萍的帐子里，因为床头的饼干箱里，有许多好吃的东西。

夏老说，她一生只做了一件事：唱滑稽。诚然，人的一生能坚持做成一件事，已属不易。若有成就、造诣，那更是难得。

【 封箱之作 】

夏萍 14 岁就登台演唱文明戏，演技出众，舞台形象靓丽，是当时有名的小童星。因此，被张石川、朱石麟、董天明等大导演看好，在多部影片中客串过许多光彩照人的角色。夏萍 20 多岁时，就被已在滑稽业界声名鹊起的姚慕双、周柏春、昆仲组建的蜜蜂滑稽剧团挖走，从此，一直与姚慕双搭戏。打那后，无论是在新中国建立后，剧团并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，还是“文革”后的上海曲艺剧团，直至上海滑稽剧团，夏萍一直是当家花旦。她一头扎进滑稽后，未改初心。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中，她与姚慕双一同主演过《西望长安》《一千零一夜》《笑着向昨天告别》等题材、风格不一的滑稽大戏。这么多年的舞台实践，夏萍的演技已炉火纯青。无论她的一颦一笑，还是举手投足；哪怕是一个眼神，一次亮相，都能赢得满堂彩。

夏萍年近古稀，才退出舞台。她的封箱之作，是严顺开执导的《路灯下的宝贝》。剧中，她饰演童双春的母亲。她坐着轮椅，没有一句台词，只有几个形体招式和短暂的亮相，观众却难以忘怀。

采访手记 那颗对滑稽事业的拳拳之心

采访中，夏萍的话总离不开上海滑稽的现状和未来。她认为：在上海本土播出的，上海人曾经人见人爱的喜剧节目，竟没有海派文艺的代表剧种：滑稽，真是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。对此，她也十分担忧，不满之情溢于言表。想当年，上海的滑稽是人才辈出，风骚各领，形成与相声南北抗衡的局面。而今，北方的相声小品，生机勃勃、后继有人，上海的滑稽已是一落千丈。

如今的上海滑稽舞台，虽有三个专业的滑稽剧团，但传统的、经典的保留剧目，几乎已不演了，可能也演不了。而新戏又很少搬上舞台。前些年，即使有些新戏上演，也大都是包场的“定向”戏，没有票房。场外是满座的红灯高挂，场内观众却人头寥寂。急功近利、粗制滥造的剧本，没有能与“姚周”、杨华生等大师比肩的角儿。更没有簇拥、追随在他们后面一批献身滑稽事业的演员。滑稽的凋零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夏老觉得：现在的各档娱乐、生活类节目，几乎已离不开滑稽演员。但活跃在电视荧屏的滑稽演员，其基本功离一个真正合格的好演员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他们既没唱功，做相也不行，更谈不上内功了，只是混个脸熟，名利双收而已。这也无形中深深影响、刺激、伤害着滑稽舞台仅剩的一些守望者。但长此以往，他们也并非铁板一块，其中有的已心猿意马，有的则远离滑稽舞台。若此现象还不能引起足够重视，采取相应措施。那么，滑稽已不是滑坡的问题，而有可能要断送！

我们从她的话中，完全可以触摸到她那颗对于振兴滑稽事业的拳拳之心。